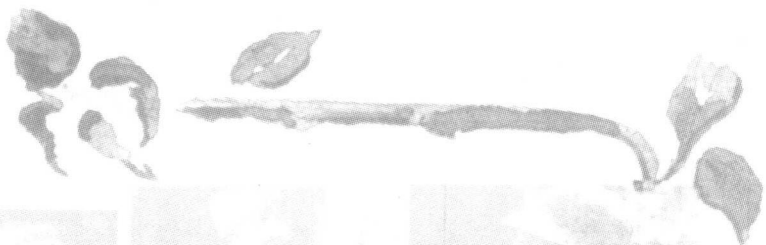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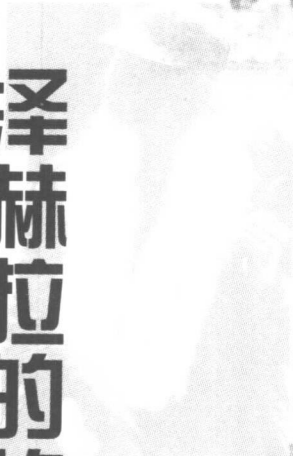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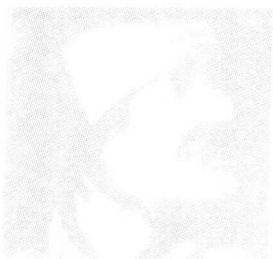


泽赫拉的故事

【黎巴嫩】哈南·谢赫著

陆孝修 厉津译



作者简介及故事梗概

哈南·谢赫（Hanan Al-Shaykh），黎巴嫩女作家，1945年生于黎巴嫩。在贝鲁特长大后就读于开罗大学，毕业后回黎巴嫩报社工作。20世纪80年代在海湾各国开始从事中短篇小说的写作。现定居英国伦敦。

《泽赫拉的故事》描述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的一个小镇上的泽赫拉，经常为童年时期的可怕记忆所困。青年时的她把十几年来受到的诱奸的秘密，带到了因政治原因流亡在西非的舅舅处。回贝鲁特后又陷进了内战的腥风血雨中，她用自己的身体转移了一名狙击手的杀戳。在恐怖和枪击之外，浮现出一种寻求强烈感情的奇怪的满足感，幻想一旦战争结束生活的模式。她的小说为妇女的疾苦呐喊，是阿拉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名斗士。在人物、性和政治问题上惯于采用阿拉伯作家中不多见的大胆直白处理手法，颇为黎巴嫩国内外读者瞩目。本书和她的多篇小說已译成英、法、德、西等多种语言。



和平的伤疤

一、泽赫拉的记忆

我们躲在门后，吓得浑身发抖。耳朵里只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夹杂着按在我嘴上她的脉搏声。我闻到她手上一股淡淡的肥皂和洋葱味。这只手能永远这么按着多好，暖暖的丰润的手……门开着一道缝，我们俩躲在门后面，屋里一片漆黑。脚步声喧嚣声越来越近，门被推开了，一缕日光忽地透射进来。我们本能地紧贴着门后的墙，叠在一起的腕上顿时渗过来一股恐惧的寒流。

按在嘴上的指头压得更实了。由于过度惊吓，我觉得心跳正在消散，脉息也已隐去。门口探进一个肥硕的大脑袋，左右一晃，看见我们了？还是没有看见？我明白了，原来就是这一下。把我吓得半死，也让她死按着我的嘴不松手。妈妈像往常一样要我穿上那条深蓝的呢裤，套上编结的绿上衣。她帮我梳头编小辫，梳子时不时沾一下碗里的清水。她手里忙着，嘴里不停地吓唬我如果还像往常那样不听话，不跟她去见绍基大夫，一准好好打我一顿，声音大得好像有意要说给我爸听。一听她这么说，我总试着回忆绍基大夫给我打针的情景，但不知怎么又想不起这个人的模样。妈妈拉着我的手走下楼梯时，我还在想。我问妈妈：“他为什么要给我打针？我偷懒啦？还是老师说因为我老在班上尿裤子，所以她要用酸奶擦我脸，把我关进新同学的屋子里？”妈妈听完我的话叹了口气：“唉，别闹了，你没看见我卖了金镯子给你买的钙针？瞧瞧你那双罗圈腿。”她看着我的腿，“一条左

撇，一条右撇。”

就这样，我们躲在门后面，眼泪直在我眼眶里打转转，不知怎么就是没淌出来。我们俩傻站着，那只白皙的手离开了我的嘴却死抓着我的手不放。这时，半开的门边，一张白净的脸正吃力地往黑黝黝的屋里看。看见了，又似乎没看见。手松开了，白脸盘不见了，门又重新关上。

虽然我们俩紧抱在一起，我还是怕得要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过了一阵，多长时间已经无法判定，外头究竟出了什么事，会出什么事，我也弄不清楚，我惟一感到的就是冷和怕。

门上钥匙眼里有滑拨声，眼前出现一张我见过的男人的脸。我见过他把头偎在我妈妈的怀里。他西服上衣的颜色和式样早已牢牢地刻进我的脑海。他来过我们家一次，身边还有一个女人。就是这个男人，我一见他，他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粉红的橡皮娃娃给我玩。要是他见到我，一准会把我高高举向天空。现在就是这个男人，拉着我妈妈的手站在我们面前。妈妈拉着我的手，我们三人都坐在床上。我坐没坐，记不清了，可能靠着妈妈的腿。尽管没有了恐惧感，但我还在发抖，浑身不舒服。我很明白，不舒服主要是我们没有像妈妈说的那样去绍基大夫的诊所。妈妈向我保证能治好病，我也深信不疑。但今天去大夫家一路上看到的，却完全不是往日看惯了的沾有星星点点大小污渍的花园围墙。墙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少，同样，我也清楚蝙蝠每天夜里都去糟踏穆罕默德老爹的无花果，然后在对面墙上留下一滩滩绯红或深蓝色的污渍。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蝙蝠为什么尽糟践无花果而不吃？为什么独独挑中了老爹这棵无花果树。今天我既没看到这道围墙，更没看到穆罕默德老爹，指头也没摸到那蓝的红的污渍。我也没回头去看无花果树，更没有去找蝙蝠，甚至都没问妈妈，蝙蝠是不是喜欢啄食人的眼珠子。

一路上，妈妈一遍遍地保证，这条路没走错，我信她。妈妈的话我当然得信。尽管事后证明满不是这么回事，但我得相信；尽管后来见到的人不是绍基大夫，我也得信；尽管那天见面的气氛与往日大相径庭，针管也没扎进我的屁股，但我还是得信。我始终回忆不起来那天早上在那间不是绍基大夫屋子里的经过，也想不起那个男人和妈妈两人的对话。这难道是我当年年纪太小，还是那次会面后接踵而来的漫长日子模糊了遥远的过去？要不是因为我也参与了这次和绍基大夫的会面，小脑瓜里塞满了他诊所里的林林总总、屋里的陈设和医生熟

悉的脸庞？成团的细节充塞在我头脑里逼得我只能去正视它。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可是母亲和我还有我最不喜欢的她的朋友一起到大马士革的情景却记得清清楚楚。她似乎意识到我的冷淡。我讨厌她的肤色，不喜欢她的两片厚嘴唇和波状的发辫。一路上，她有时投来一道冷峻刺人的一瞥。有时，当我贴在妈妈耳边悄悄告诉她我要吐了，她立刻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这时她会插上了一句：“姑娘，你要多讨厌有多讨厌，实在让人无法容忍。”一出汽车，不恶心了，但回到车里，我又难受了。这个时候，我能捕捉到她眼里那一种不耐烦、厌恶的目光。当车停下两次、三次时，这种表情更为明显。到第四次时，妈妈也不理会我的要求，她的朋友也重新点上烟卷，嚼起了口香糖。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实在憋不住了，一口吐在胸前，接着又吐了妈妈一身。她急忙抽回放在司机大腿上的左手。车里响起两个女人一声高过一声的嗓门。

我们到目的地了。前天，我还在不断跟自己说，我要去大马士革了。现在大马士革到了。我说：“我到了。刚才还在另一个地方呢。”新居和过去住的简直找不出多大的差别。妈妈把我放在有床的那间小屋里，那里铺了新瓷砖，放了些新家具。我很想睁着眼，可是瞌睡和炎热的天气却把我征服了。不知过了多久，好像听到一阵敲门声。我实在睁不开眼。可是门越敲越响，还传来一声声叫喊：“快开门，这里是旅馆，不是妓院。”我一下跳起身。只见母亲揭开床单站起身来。那个男人别过脸转过身，忙着拉上裤子。这时我才奇怪地看到他和妈妈竟然在一张床上。是不是因为我大了一点，明白了一些事理，还是由于我过去看到爸爸和妈妈一直是分床睡的？我奇怪敲门声和喊声都停止了。妈妈打开房门，怒气冲冲的敲门人看见的是我依偎在妈妈的怀里。

还有一则回忆，我已经到了能充分辨别农村和城市生活的年龄段。我很怕眼睛发炎，所以自从听说无花果会引起眼睛疼痛发炎后从不吃无花果，也不去碰无花果树。洗手时，我把锡壶牢牢夹在两腿间，弯下身去，目的是保持壶身平稳、水流顺畅，不像我初来村里时一下子把壶水泼洒满地。农村生活就是这样的：摊鸡蛋烧的是荆棘柴火，蚊子小咬叮得脸上身上满是疙瘩。穆斯塔法在麦秸草搭起的凉棚下哼小调“杜姆努……杜姆杜杜……”。我也不会吃无花果，连碰都不碰。在无果树底下走时，也不敢用手擦眼睛。穆斯塔法让我驮在

他肩膀上哼着“杜姆努”小调散步时，我总是两手捂起眼睛催他快把我送回妈妈所在的草棚子里。他问我是谁胡诌无花果会引发红眼病？我回答他：“来农村前听贝鲁特邻居说的‘采无花果，得红眼病’。”

穆斯塔法笑了又笑，笑完了还不肯送我回草棚。直到泪珠子顺着我脸颊往下滚，他才起步往回走。快近草棚了，他的哼哼也变成嘹亮的歌声：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带回了新嫁娘。妈妈穿着一身条纹蓝袍，用一把梳子把披肩长发挽在脖颈部，从棚子里探出头来，接着肩后面又探出一个男人的脑袋。这个人抱过我来又亲又吻，顺手塞过一个小布娃娃给我玩。他朝外看了一眼，手里一块雪白的手帕蒙在鼻子上，下巴缩到喉头，使劲压住鼻孔。接着，头转向后面，打开手绢，又一次蒙在鼻子上，破口大骂。妈妈很尴尬，不知怎么办，又想说什么：“这只讨厌的蚊子怎么进来的？”穆斯塔法什么也没问，以为这个男人的鼻子里进了一只虫子。

我突然感到整个村子似乎滑脱了手心远离而去，妈妈也不在身边了。这个男人跟着我们，这里只剩下母亲、我和阵阵清风。我和妈妈间的距离忽然变远了，更深更宽、裂隙更大了，尽管过去双方相处得好似脐橙和顶端的大橙。启程回家时，那种相亲相近、那些漫长的日日夜夜，那个留在我们头顶上挥之不去的欢跃的太阳都消失了。一路上，我有足够的时间细细观察了一番我的母亲。在我身边时我留意她，不和我一起时我观察她。盯着她看时我在思索。我好想把她一把拉过来，也想把我送过去。我多么想摸摸她的脸，让她的脸贴靠着我的脸。我想躲在她的裙子里，让我们母女俩比脐橙和大橙还要亲。可不知怎么，当我一想起这些，心头便冒出一股怨气，浑身战栗，仇恨、痛苦、希冀也都埋进了心底。当我不听她话、逃开时，她也有意无意装着不管。这个男人成了她生活的中心，但围绕着她的只剩下飞舞的余烬和逐渐淡薄的记忆。多少次我不停地问自己，可那种莫名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直到今天，我还在问：这种感觉的情理究竟是什么？是嫉妒？是同情我父亲？还是陪着她去和这个男人幽会时无时无刻压在心头的恐惧？这种恐惧使我像隔着瓢泼大雨的玻璃或热气薰蒸的镜面看东西——模糊一片。我的思绪无处归属，我也别无所求，一切都麻木瘫痪了。

回忆里，一次我见她坐在一棵苍绿的核桃树下。他头靠在她膝上，听她对着微闭的双眼唱着《我熟睡的情人》。他蒙胧的脸盘和头发，懒散地伸开四肢躺在无沙无尘、微红的山石上。诱人的石头干净

得发亮，好像刚有人泼了一瓢水，让它在灿烂的阳光和核桃树的阴影下慢慢蒸干。一见那男人和妈妈在一起、听到她的声音，我会像一个老妇人一样原地蹲下，放声大哭。相信全世界连外太空都会听见我的号啕。可他们俩没有动静。我妈妈的歌声没有停止，依然在唱《我熟睡的情人》。这时，我开始唱了：“情人小姐，我亲爱的。我的灵魂和鲜血在沸腾。”可他俩不理我。我重又蹲下大哭，同时，这样的情景一再出现在我眼前：她的手轻轻地抚弄着他的头发，《我熟睡的情人》依然回荡在耳边。

当我年岁渐长，惆怅地回顾往事的时候，谜团自行解开了，秘密失去了它的神秘性。我更无法原谅母亲当年把一个这么年幼的我，整个浸沉在狼狈、为难、神秘的境地。只有到了今天，我才完全明白，当年我们为什么在门后发抖。那个男人的大脑袋为什么伸进来扫了一眼、看见了又似乎没看见的真正含义。还有那蝙蝠弄脏的墙头、穆罕默德家的无花果树、大马士革、我的晕车……喔，还有那单人床。只有到了今天，我才明白，我们在雨里走、泥浆里拔不出腿来的秘密。周围的树木像一个个活人，投来警惕的目光。我们在雨里跑跑停停，母亲扬手跟人打招呼，但当我想看清对方时她又猛地将我拉开，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冒雨再跑，再陷进泥潭里。我呀，完全应该等到今天，等这些谜团自行解开。

至于我爸，他简直迷上了电车。我等着总有一天他会拖着一辆电车回家。他的表带一根链，表总是塞在卡其裤袋里。每晚睡前他习惯把闹铃的发条开足，早上一丝不苟地伸出手去按定叮叮响的铃声，然后套上长裤，一面掏出他那宝贝的带链的表，凑近耳边听听，再郑重其事地放进裤袋，穿上卡其布衬衫，戴好帽子，浑身上下清一色的卡其布衣装。他从不忘记吩咐我们：“泽赫拉，上学别晚了。还有你，艾哈迈德，记得把学费收据拿回来。”从清早到傍晚他上班就是开电车。回家的信号是拉响客厅角落里的小铃，一家人里只有他固执地进门拉铃。“你好啊，宝贝。艾哈迈德呢？”他边说边挂好那顶电车帽。“你妈呢？”他问着，脱下卡其布夹克顺手套在椅背上。完成这些动作后，他从不忘记掏出挂表贴在耳旁听一下再放回去。

爸爸、艾哈迈德和我围坐在厨房圆桌旁。桌上的锦葵浓汤里飘着几块鸡肉。是鸡肉还是蒜瓣？呵，是鸡肉！可我不敢伸手。早些时候我的晚餐也是锦葵浓汤，但没有半点鸡肉。悲剧一再发生。妈妈从不给我一星半点的鸡或者肉吃。荤腥的东西她总藏起来给艾哈迈德，有

时留给我爸。这种方式她一辈子也没改。也有可能她自己也不吃鸡不沾肉。我敢肯定她不沾荤腥，因为我们和她从来都在一张桌上吃晚饭的。每天，我们在饭桌边坐定，她的“爱好”也马上开始了：她端出我们吃的酸奶煮麦片。先给我的盘子里盛满，再给艾哈迈德盛。接着她会不遗余力地给他找肉。她会拿过一把大号漏勺，鱼钩般地落进汤锅里。啊，罐头肉末和肉丝被打捞出来了，它们都舀进了艾哈迈德的盘子里，落进了艾哈迈德的肚子里。

我妈有时候也会打破沉寂：“明天我想带泽赫拉回一趟村里。我爸病了。穆斯塔法打电话给杂货店老板捎来的话这么说的。”她又会加上一句，“给我五个里拉吧。”我爸皱着眉头一声不吭，当然也没给这五个里拉。她就乘我爸在厨房时从夹克口袋里拿了一点。我指指墙上挂的一张照片提醒她我爸会看见的。墙上是我爸穿卡其布工作服的照片。可她只是笑了笑。

第二天，我们去农村探望了身体健硕、红光满面的外公。他正麻利地把烟叶往扦棒上穿，然后挂起来晒干，动作麻利得像在捻嘴唇上的小胡子。村里也有人想和我们一起干，但不是在这里，所以他以为我们今天是来取登记的文件。妈妈在姥爷的挂满绿烟叶的小棚子里待不上半个钟头这段时间里，我欢天喜地地投进外公的怀里，求他留我和他在这熟悉温存的小屋里多玩片刻。因为一种可以触摸但又无法解释的感觉使我难以面对：羞怯、嫉妒、恐惧和其他什么的混合物。这一回他们俩会不会挑一棵苹果树？橘子树？还是其他什么树底下去躺着？

汽车停在海边，沙滩上只有一棵枝叶凋零的枯树，白白的沙地上扔着一些垃圾。我拣了一只旧高跟鞋。他俩看了我手里的东西，眼目传情，好一阵大笑。就是那一刻别提我对他们有多讨厌了。他们奚落我，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缺乏信心和噤嘴无言。

接下来又是什么呢？周围环境对我完全是陌生的。我们再也没有去树下或海边，进了一间小屋，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那男人把我们留在屋里，自己去车里拿旅行包。我和妈妈交换了一下眼色，我想在她狐疑的脸上读出点什么：为什么她老要带上我？为什么总想折磨我？她不明白我的感觉吗？恐怕不知道。我在她面前从来就是一声不吭的。那男人翻动旅行包的响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只见他随手撕开手里的红烧鸡，在每人面前的纸盘子里放上一块。纸做的盘子我可是生平第一回看见。我抓起那块特大的鸡块自忖道：如果外公现在问我，

现在吃鸡了，你高兴了吧。我会回答他：“不，一点也不，外公！”我不好意思在这个男人面前抬头，怕嚼鸡肉，大口吞咽时嘴里出声；我不好意思在他面前用手从嘴里拿出小骨头，宁可强咽下肚，忍受骨头滑过食管的痛楚；我也不好意思去啃贴着骨头的肉。尽管肉香诱人，我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不，外公，我决不馋它！”吃完鸡，一场谈话让我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要拉着我跟她在一起的真正原由。她非常需要我的保护，她希望我们母女俩是脐橙上的橘子。她需要我保护她。他们在讨论泽赫拉该不该去沙滩上玩。但妈妈抢在我前面回答得干脆利落：“不！”尽管她知道我也知道，我是不会张口的。接着她很快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她做的一个梦，梦中她伤心得不停地撕扯自己的头发。她说，不放心让泽赫拉到水边去。那男人问，可不可以让泽赫拉在楼梯上玩她美丽的橡皮娃娃。说着，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橡皮娃娃递给我。我依然木偶似地坐着。我妈又替我拦着说，她担心魔鬼会悄悄地拉我到海边去。这次那男人要求我妈跟他去隔壁房里，说有东西让她看。妈妈起身随他走了几步，一面看着我，我也看着她，似乎在求她留下来。我要拉她过来，到我身边来，同样也把我推过去。可我听到的却是关门的声音，外屋里只剩下我的啜泣声。我多想上去打开那扇门，但当时没那样做。我肯定是走开了，没有看到这样的镜头：他的头靠在她怀里，她的手指在他发间抚弄，嘴里哼着《熟睡的情人》。事情跟我和伊布梯沙姆一起坐过山车那种感觉一样：车在高空里，疾速地在天地间转圈。让我像闪电划过天地。等下到地面时，我下半截身子、两条腿都像在不停地转，要离我远去。过山车重又盘旋上升，周而复始，我的下身和双腿后缩，身子僵直，心口怦怦乱跳。我抓紧铁扶手，汗液使它变得湿滑。我牙齿上下打战，诅咒这种游戏，也骂我自己为什么去体验这种经验。车终于回到起点，带着我们停下了。我想到了地狱，这种下落就是滑进地狱、滚进深渊。

我多想上去打开那扇门，虽然不太知道门后面我会看到什么。只是想他们头靠在怀里，东西喂进嘴里，核桃树下她被抱起来，掉了一只鞋，他口口声声喊“妈妈”走得更远？我不知道。至今我只知道这个男人和我妈之间有着共享的秘密。

我仍陷入沉思中，突然，雨点般的巴掌重重地落在我头上脸上。穿一身卡其布的开电车的主儿冲着我嚷嚷。母亲怕我说了实话，她神经质的声音冲我嚷嚷。“给我说实话！你跟你妈都去哪里了？他把你俩弄到哪里去了？”

母亲哭着喊着：“主啊，你疯了不是，伊卜拉欣！别折磨孩子了。你听到的都是嚼舌头的，都是诽谤。放了孩子吧，伊卜拉欣！”父亲丝毫没有理会母亲的要求，一个劲儿地扇我，嗓音紧压着我的双唇，想从我脸上挖出点什么来。我害怕这座尊神的卡其布制服，害怕他的电车，害怕他结实的身板——他的一切都让我心惊胆战。我浑身战栗，放声大哭。但这一切都没能盖过母亲的号啕。父亲掴她的脸，撕扯她的头发。母亲逃进厨房，留下我一人在屋里像一尊木雕的守护神，时不时发出一两声抽噎。这次我听懂父亲的吼叫了：“法蒂玛，你一定是疯了！真不要脸！你得了神经病。”传来母亲抽抽答答的哭声：“我死了算了！”

我已经记不起我是怎么进的厨房。我闻到一股煤气味。母亲哆哆嗦嗦地扑在碗柜上，无助地伸着手想从他的指头下脱身出来，嘴里断断续续哭喊着：“让我……去死吧！”我想奔过去，拉她到我身边，重又变成脐橙上的大小橙子。我又大喊，和她一起放声大哭。我已经意识不到我站在哪里，哪里是我的场所，哪里是我的情结，对谁表达我的情结。真为难啊！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真怕我爸，怕他打我、打我妈。眼下她还在他手里发抖、挣扎。我只听到她话里的一言半语，她说：“我向主发誓，向天房的神龛发誓，我没在他面前脱过一只袜子。只有一回，天下雨了，他让我和泽赫拉从里达·索尔赫广场骑马回来我以先知的女儿泽娜布发誓，我连袜子都没脱过。”父亲听了最后一句话手松了一下，可过不了一会又发疯似地吼了起来：“好，法蒂玛，你不是以《古兰经》发誓吗？”母亲大哭：“我发誓一百五十次，我以《古兰经》发誓，我以泽娜布的名字发誓。”

父亲松手了，我跑回自己的房里，想法抹去那种使我难堪的痕迹，袜子的话又出现在记忆里。不一会，重又响起的哭喊呻吟声里夹杂着愤怒的噪音。怎么又闹开了？我也吓得大哭，猛地冲进了厨房。

眼前的景象是母亲瘫倒在地上，结实的父亲穿着卡其布制服，手拿皮腰带往她身上抽。她面前摆着一本《古兰经》。“发誓呀！”他一声接一声吼道，“发誓！当我面发誓！”母亲以脸撞击厨房里的条石地，父亲像吸了大麻叶的醉汉只会说一个字：“发誓……”间或加上一句“当着我面”。

一看她满脸血污，我学着母亲过去的动作又扯头发又拍打胸脯，然后爬上靠窗的一张椅子，拨开窗台上还没晒干的橙皮。我原本是想喊隔邻的依萨过来救命。可父亲还以为我要跳楼，扔下母亲，向我奔

来。这一刹那我因为怕他，还真有跳下去的念头。身后的母亲积聚了浑身力气，跳起身逃进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二、泽赫拉在非洲

在我踏入非洲机场的一瞬间，我不认为认出舅舅的形象还能有什么问题，尽管这一生里我见他不超过五次。他“逃进非洲”开始流亡生涯前，难得来我们家一次，可是他依然活在我们中间，还是过去的活法，还是过去的方式。家庭的谈话里少不了提起他，爷爷的嘴边总带着他，姨妈们的心里始终惦记着他，特别是那个乌法小姨。她才比我大两岁，友谊经常让我忘了我们是姨妈和侄女的关系。

什么事一和我舅舅哈希姆挂上钩总有点不同寻常：他的言谈、他的生活方式、他吃的东西、他的朋友。他离家后曾经在美国大学附近的一个楼里租了一间房住。

我们一起去南边探望外公时，乌法小姨会告诉他，哈希姆爱吃蚝，爱吃蜗牛。他买了留声机和唱片，还教小姨和她朋友跳探戈。夏天去游泳时住都卢尔·舒威尔的豪华宾馆，他可以不理睬看门人的警告，把租来的汽车或自己的摩托车泊在警察局大楼的入口处。他也会不顾邻居的异样目光，乘父母回乡下时把几个女朋友请进他们的排屋里。他也敢吹着口哨，手插在裤袋里，浑身散发着科隆香水味，露着运动员的肩膀昂首挺胸在街上走。他还敢在家里召开党员会（他加入了叙利亚民族党），把党徽——红色风暴画挂在进门的墙上。他对妹妹乌法很严厉……但我外公听了总回答：“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面对哈希姆？”外公在木屋里挂烟叶时会这么说：“哈希姆是我的两个拳头，如果不是他在贝鲁特，我早把他妈和乌法接回乡下来了。”

舅舅这个人我没见过几回，可我能从所有亲戚家客厅里的众多照片中认出他来。这些照片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连最小的细节也都丝毫不差地刻录了下来，因为照片里有几个赤身裸体黑人。除了挂着的珠链和象牙项链外，他们确实一丝不挂。

我正在机场上找我舅时，他已经用简单的方程运算法认出了我。他后来告诉我：“你是惟一的年轻姑娘，其余的都是娘儿们了。”我自忖道：“娘儿们、乳房、金手镯、怀着的孩子，手上抱的孩子、奶瓶……还有手袋里的奶嘴……”正想着，他过来了，我问了好，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啊，他跟照片上的变化太大了。人矮了不少，但结实

多了。可是一开口说话，我完全可以肯定他是我舅舅。他的嗓音像我妈，也带点南方口音，头发的颜色和质地也一如我妈。但在车里和他坐在一起时，我觉得很别扭，突然懊悔为什么答应了他的邀请。尴尬可能是表达我当时的状态和感受的惟一方式。我考虑只在这里待一个月（而不是当初计划好的一年）。整一个月？和他在一起？我们能读点什么呢？我怎么行动呢？为了摆脱这些疑虑，我向同车的另一个姑娘提了不少问题，她就住在邻区。车到舅舅家，门上有一张留言，是他家的黑人仆人留下的，告诉他会晚一点来做晚餐。我立刻问舅舅，这个佣人是不是住在这里。回答是否定的，我又感到一阵不快。

踏进他的房间——现在成为我的了，我立刻喜欢上了。宽大的居室，有许多阿拉伯言情书籍，墙上挂着标准的黎巴嫩历书。

舅舅踱进房来，坐进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开始讲起黎巴嫩，讲起这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以及黎巴嫩不注意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谎言的反击。话里谈得最多的是祖国、观念主义和关心国家兴亡的人。一开始我没有和他讨论，我根本没有注意听他在讲什么。可是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样的话题后，我才发觉他多么渴望回家。他置身于非洲，头脑里装的是一个象征性的祖国，但他相信他考虑的是今天活生生的祖国。今天他置身非洲千百万黑人中，想象自己正指挥着他们，但又奇怪为什么不能回国，不能治理自己的国家。他念念不忘祖国，不忘祖国的山川、平原、大海。他的话题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一点。他对家乡的思念出奇的清澈、生动，他的理想主义又是如此的深邃。当我实在觉得厌烦时，会打断他的话，喊道：“卫生间在哪里？”去卫生间要推开厨房门，穿过一道窄窄的过道，两边的架子上塞满了堆到天花板的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等杂物。我第一次看到这付模样，还担心东西掉下来砸到头上。第二次已经习以为常了。到第三次走过时，还会放心地把头抬得高高的，看看东西是不是还摆在老地方。有一回，我在过道尽头的小厕所里还心满意足地计划这一整天要干点什么，然后把它当做一个能保护我的观察孔。

没多久，舅舅开始打扰我了。每天早上七点他会轻手轻脚走进我的房间，有时又故意弄出点声音，想叫醒我。可我一直装睡。这时他就撩开窗帘，我还是躺着不动。他实在没办法，进客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可我仍然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这时他会走进卧室坐在床边摸我的脸。第一回，我想这一定是叫醒人的习惯动作，可他的手一直傍在我的腮边不挪开，直到我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之后便是拉开窗

帘的响动。这是最后让我跳下床、要去厕所的信号。头几天，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睡个痛快。很快，我才发觉这是他要引起我对他的充分注意。

他骚扰我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电影院里。那天晚上我陪他进了影厅。灯光渐熄，影片开始放映，我感到有个动作立刻被我的理智拒绝了。这是无法说出口更无法解释的。舅舅伸过来的一条胳膊紧紧搂着我的肩头。他手掌压在我肩上时，我不敢喘息，不敢相信，更不敢动弹。这次我确实很紧张，和他保持了一点距离。银幕上的演员变得模糊不清，我再也无法清醒地看什么东西。刹那间，我好像回到了大马士革的小屋里，醒来时看到母亲疯了似的从男人的床上跳起来。

接着，我又像在迪友饭店区姑姑家里和外公在一起。只见他从南边往我们贝鲁特的家里背来一铁桶鲜奶，奶在小姨家台阶上洒了。外公让我坐在他腿上，他力图忘却这场小小的不愉快。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安心坐着，手放在他背上。我喜欢外公，也喜欢他给我的爱，我无忧无虑地坐在他膝头上，看着小姨从矮树丛上收回晒干的衣物，一面顺手摘几小片干叶放在外公鼻子底下闻香。老人会高兴得不断说：“喔，这新茶的香味真像酸面点心。”就势要支烟抽。看着小姨又回去收衣服，我便扒在外公耳边问他小姨会不会从树上给他摘一支烟回来。他哈哈大笑，抱着我说：“泽赫拉呀，不会的，不会的。”跳下外公的膝头，小姨还在收衣服，我跟她进了厨房。她打开厨柜，递过来两支烟。

我似乎又进了另一个世界。小姨的窗正对着医院的病房，来来往往的护士都穿得一身雪白，窗台上有一块肥皂，鼻子里飘进医院特有的气味。

那天晚上我们和小姨住在一起。她过几天去非洲，丢下她那快进贝鲁特大学的儿子加西姆。外公问起她加西姆的情况，她回答说：“他在这里也待不长。”这时加西姆正好进来，他弯下身子去吻外公的手，一边盯着我看，似乎在使劲搜索我究竟是谁。小姨看到他的表情，笑着说：“唉哟，加西姆，她是我姐姐法蒂玛的姑娘，不认识了？”加西姆不好意思地嗫嚅着：“我当然知道她了。艾哈迈德最近怎么样？进什么学校了？”

外公这时向我表达了他失望的情绪：“这一个家呀跟陌生人一样：不问候，不说话，不来往。大家就跟仇人似的。家徒有其名了。”晚上，我就靠着外公的床打了个地铺。那天的夜是那么黑，真是伸手不

见五指的黑。我突然觉得一只冰冷的手迅速地摸向我的衬裤。我醒了，吃惊地坐起身来，手突然消失了，但惊恐和寒冷依然使我颤抖。尽管周围一片漆黑，我还是看到了加西姆惊慌的一对白镜片，一闪即逝，一切又重归寂静。那一夜过得真太辛苦了，似乎不是现实中的一个夜晚。我在地铺上坐等天亮，直到屋里出现一丝微弱的晨光，头才敢沾枕头。

小姨的脚步声来到我们床边，她叫外公起床：“爸，醒醒，该起床做礼拜了。五点半，晨礼的时间快到了。”外公醒了，嘴里咕哝着什么。我想着昨晚的事，一肚子的委曲、害怕和担心。

现在我坐在影院里，相仿的感觉又袭上心头，抵消了舅舅在我眼里的尊重与敬爱。可是舅舅的手指还在搜索，一下子我的手被他抓住了，我鼓足勇气抽了出来甩脱了他的纠缠，我双手合十暗中祈祷别再来了。汗湿透了绞紧的掌心，可我希望它是血，只要不是伤口皮肉中流的鲜血，我真希望它淌，从脸上甚至周身。

我内心的创口在流血，像喷泉汹涌。我想大哭一场，想逃跑，想大喊，喊得灯光重新放亮，电影停演。我恨那晚熟悉的黑暗，恨一个个眼睛盯着银幕的点点人头。可我想到，过不了多久灯光又会照亮大厅每个角落，戏终人散，舅舅会和我驱车回家，我又希望电影最好永不休止，因为，当灯光再度闪亮时，许多日夜将平安度过，它们会给我机会埋葬我的忧伤和恐惧。但我明白，这一切我将永远无法忘怀。

坐进车里后，我一直想引入话题，甚至简单地说上一句：“希望你不要葬送了我在这里的日子。你弄得我烦透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试图埋葬伤痛，可总忍不住会想到舅舅压在我肩上的手。他的举动就是男人对女人的行为。自从我对他表示冷淡后，他再也没敢来搂我。但我又产生了一层新的不安，整天像丢了魂似的。我能怎么样他？这只手是我舅舅的手。如果我放声大喊，今后我们的目光又如何交接？我怎么还能跟他一起回家？万一我突然决定回贝鲁特，我还能让他送我去机场吗？只能过些日子，让他觉得我是同意的。因为我既没有想象中的哆嗦，也没有高喊反抗，只是每天早上反锁了厕所的门，像囚犯一样呆着。在贝鲁特家中，害怕父亲和我对视时他的目光，害怕他发现我的心事，害怕他会杀了我，我常逃进厕所。我父亲野蛮残暴。我相信人的外貌确定性格这一说：他永远皱眉蹙额，厚厚的嘴唇上留着两撇希特勒式的小胡子，身板粗壮结实。我一点没有看错。他暴躁易怒，脾气大。在他眼里，黑就是应当比黑

还黑。

或许是他这种暴戾的性格使我的脸免于破相。他一见我在弄脸上的青春痘就臭骂一顿。我指头在脸上摸，找到一颗后，剥去干表皮，使劲挤，不挤到指头沾上一滴血决不停手。就这样多次以后，每当和对方礼貌性问候时，手指往往优于语言。我照镜子，脸上经常是痘痕和干血形成的棕黑色的血痂。这时，我就给妇女杂志写信要求治疗。

我的陋习保持了很长时间。每当父亲抓住我在镜子面前摆弄粉刺时，往往大发雷霆，不是给我一个耳光就是朝母亲大吼，挖苦她：“泽赫拉成亲那天才是大喜的日子。对我和对她抠成开花馒头的脸都是大好事。”

看到我的人常常这么为我的粉刺开脱：“这是青春痘，过几天不知不觉就没有了。”“恐怕是糖吃多了。”“是不是泡菜辣椒吃多了？”父亲会粗暴地打断他们的话：“全是任性的后果。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他的评论大大地刺伤了我。今天，回首往事，我发现只要一看到他的卡其布制服，希特勒小胡子，在屋里的大吼小叫无休止地和母亲发生冲突，只要出现这些，我和他的关系就开始紧张。

我爸的梦想之一是攒足了钱送我哥哥艾哈迈德去美国读电机工程。为什么偏要读电机工程，我想象不出。艾哈迈德几乎不读书不写字，总被学校开除。父亲独有的严厉和威胁对他儿子来说丝毫不起作用。尽管如此，他想送艾哈迈德去美国的念头自始至终坚不可摧。他们宠着他。肉给艾哈迈德吃，鸡蛋留给艾哈迈德，鲜西红柿是给艾哈迈德准备的，最大的橄榄也属于他的。哪天艾哈迈德晚上回家晚了，母亲会抖乱他的床，在他被子里塞进一个枕头。万一父亲问起，她会战战兢兢地回答：“艾哈迈德睡了。”甚至儿子趁她熟睡之际偷她的金手镯，她也为他瞒天过海。一次她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臂上的金镯有一个已经退了下来。艾哈迈德慌慌张张跑了。可她一声不响，套上镯子，重又呼呼大睡。

艾哈迈德比我大七岁。在我们俩之间还有一对龙凤胎。兄妹俩在母亲堕胎中先后在一只瓷汤碗中没活多久。为什么母亲要让这两个大不过指头的肉球在汤碗里游泳而她却伸直四肢躺在床上？正规助产婆伊兹迪哈尔晃晃脑袋。表示歉意还是高兴？我不知道。没有人管这事。我只记得四邻八舍的女人都过来向母亲道喜，一个个仔细看过了汤碗里游动着的小生命，叫道：“以大仁大慈的安拉之名，赞美造物主，完全成形了。”人群中有个嘴快的，问母亲：“为什么一次次地打

掉他们？”旁边一个更心直口快的，啐了唾沫，把汤碗推在一边，说道：“呸，我最瞧不上人了。我们就这么造出来的？！这会儿像个指甲盖，将来能变成一头骡子。”

母亲靠在隔邻大嫂身上去了趟厕所，回床上时脸色蜡黄。但从闪亮的眼睛看出她高兴得想蹦起来。她实在不想再从父亲那里要孩子了。每次我们去看外公，在晾烟叶的棚子里她总要提离婚这个字，外公喝斥她：“真主宽恕你，法蒂玛！求主宽恕你吧，孩子！”

对舅舅的憎恶和恐惧感使我对什么事都慎之又慎，经常避免在他和我之间陷入尴尬的境地。有一次，他在我屋里偷看我昨天晚上写下的日记被我抓住了。我像一只小母老虎似地猛扑过去。不是力量支持我的行动，而是看到他正在读我写的那一段良心上的责备和羞愧：老话说得好：“听诗人麦欧迪说比见他本人更受益。……认识这个人后我失望到了极点，人和他的信比，差别太大了。我怀疑他是个糊涂虫……”

我冲过去从他手里抢过日记本。看来他还没有看得太多，因为他神经质地叫道：“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凶成这个样子？”

我精疲力竭地坐在床上，心想，这种行为和我父亲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发着脾气走出房门的样子。我蹇进厕所，听到了我的心声：厕所，你算是跑不了了，你是我在非洲的最爱，当然还有架子上的旧电器。我扯下了日记本上乱写的那页，撕得粉碎，但没有扔进抽水马桶，我已经完全不信任舅舅了，所以我用一张手纸把碎纸包好，藏在内裤里。它们现在在我肚子下面，谁也不知道我写舅舅。然后，在另一页上写下我对非洲、对天气和黑人的印象。开门前，内心涌起一丝喜悦，也没忘记对我的小聪明和智胜父亲所施的骗术，自鸣得意一番。

我偷偷把日记本放回床上原来的地方。舅舅进来看见本子，拿起来说道：“看来你真是有头脑了。”可读了一会，他扔下笔记本生气说道：“这是刚写的，你这个骗子”。他重又发狂似地在屋里翻找，像一只误入禁区又找不到出路的雄鹰，又像一只饥饿的耗子四处觅食。接着他去厕所。我先听到冲马桶声，接着是水流声。我能感到碎纸片在肚子下面，但还是害怕他会想到搜身。我想得入神，竟然没有发觉他悄悄回了房间，设法找我的藏纸呢。可是顽固的人哪，纸片正安全地放在我两腿之间。除非它们喊着要出来，背叛我，否则你就是把非洲最好的星相家找来也不能发现丝毫的线索。

一夜过去了，舅舅几乎没跟我说一句话。第二天，他的独身男友来，请我们吃晚饭。我又一次觉得好像置身贝鲁特家里锁上门的小厕所里。我感到十分安全，尽管和陌生人在一起多少有点别扭。和第一次见面的人相处，我习惯性地会去摸脸上的粉刺。不过，怎么说见了舅舅的朋友还是非常高兴。

让我充分了解舅舅个性的日记事件发生后，我等着他对我使性子，尤其是当我掌握主动时。

第二天我们去了一个饭店。里面有个非洲歌女，动情地唱着法语、西班牙语歌曲。舅舅的一个朋友马吉德请我跳舞，弄得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我只在以前学校联欢会和一个比我小的姑娘跳过一次舞。这场舞我跳得毫无节奏，自始至终在踩他的脚。我两手汗湿，脸始终没有对着他。可他也跳得慌里慌张，还突然提出想跟我结婚，就这样，没头没脑地见面头一次就说这话。我大吃一惊，给弄糊涂了。可他一个劲地要我给个答复。我保持缄默。他便开始解释自己的经济情况，对生活的看法，似乎想在舞曲终止前说清楚他的一生。我还是装聋作哑，心想一定是非洲太阳的灼热吞噬了这些人的理智。突然我觉得舅舅的行为不再乖谬，和我跳舞的马吉德也恢复了常态，我遇到的这些民众都染上了这样的传染病。

难道移民国外的人离开了自己的乡土就会变态？和我跳舞的在舞曲结束前一定要有个说法，我只好装聋作哑。

回家路上，舅舅吃醋了，他问我这个马吉德跟你说了些什么？我据实说了。他皱起眉头：“多可怕！他果真是突然这么问你的？马吉德……这个人太不讲策略了。好！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什么也没讲。

我坐在床上。天很热，我还是盖着被单。我想清理一下头脑。失败的非洲之行后怎么办？去哪里？这一天一定会来到：我丈夫将发现我不是个处女。我堕过两次胎。我来非洲，但不是来游山玩水或只为认识我这个舅舅，我是以这个理由坚持让他发邀请信的。那么，就是说，是我的信让他这么对待我的。我现在是在非洲，主要是我想远离贝鲁特。

我父亲坚持让我嫁给艾哈迈德的朋友萨米尔，他也来求过几次婚。我都拒绝了。不过他这个人我觉得还算中意。拒婚的惟一理由只能是非童贞或流产，可我都不是，这是个秘密。父亲靠着我的肩膀恶神似地问道：“天晓得萨米尔为什么要娶你，他看中你什么了？瞧你